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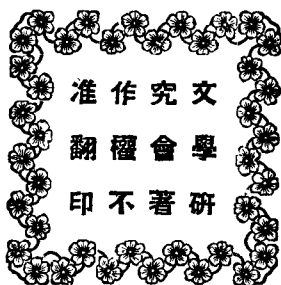
小
說
彙
刊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SHORT STORIES
 By S. D. YEH, ETC.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
 五月初版



著者 葉紹鈞等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文學研究會叢書 小說彙刊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文學研究會叢書

雪 朝

書爲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一冊定價五角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述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藥青年的鬱悶病。 一冊定價三角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顯尼志勞。這劇共分七幕，每幕可以獨立，內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七個女子的愛情的變幻，如在一個琴絃上撥彈出許多好音來，真可令人嘆觀止。 一冊定價四角

意門湖

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故鄉之風景，能使無數人與著者同情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 一冊二角五分

新俄國遊記

瞿秋白君往莫斯科考察新俄羅斯之新氣象。凡途中經過之見聞思想，均隨筆記述。足以見新俄之實際。 一冊三角五分

小人物的懺悔

此書爲俄國安特立夫在歐洲大戰時所著。安氏於日俄戰爭時曾著紅笑一書，爲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書亦爲描寫戰爭慘狀之作。而純以個人之感觸，烘托出大戰之殘酷。讀此雖好戰者亦當爲之黯然。 一冊定價五角

飛鳥集

鄭振鐸譯 近來新文壇上小詩十分發達。他們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太戈爾此集的影響。此集包含小詩三百二十六首。卷首並有太戈爾傳。 一冊定價三角

商務印書館

發行

■ 書 叢 會 究 研 學 文 ■

瑪麗

一冊 三角
此爲敬隱流君的創作集共含養真瑪麗、嬌娜、寶寶等數篇敬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描寫近年來青年的兩性煩悶之心理失意的情緒充盈在這本集子裏讀者當能感到同情

我的生涯

一冊 四角五分
李藻譯 此書爲一個俄國農婦自述其一生事實經托爾斯泰修改潤飾而成我們從這一部書裏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專制政府之暴虐和平民被壓迫的情況

線下

一冊 七角
葉紹鈞著 此爲葉君創作集第三冊自出「火災」後到現在所作小說都在這裏了共小說十一篇題材與風格比前出兩集都有不同扼要地說作者想脫出空想的網羅可於此窺見

印度寓言

一冊 三角五分
鄭振鐸編譯 印度是寓言的發祥地很有許多機警可喜之作流傳至今鄭君選譯出來編爲此書分爲兩冊本冊包含五十餘則

新文學概論

一冊 四角
章錫琛譯 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文學通論論述文學之原理及性質後編文學批評論述文學批評之原理及方法書中引證泰西諸國權威的著述非常詳瞻而條理整齊嚴謹尤爲可貴譯文亦明白曉暢不可多得

萊森寓言

一冊 二角
鄭振鐸譯 本書共收寓言三十餘則爲德國十八世紀大文學家萊森(La Fontaine)所作以極簡明極有趣的故事寫出極深邃的真理與道德訓條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文學研究
叢書

小說彙刊目錄

雲翳

葉紹鈞

義兒

前人

飯

前人

別

朱自清

一個月夜裏的印象

盧隱女士

郵差

前人

傍晚的來客

前人

一個快樂的村莊

前人

金丹

李之常

一對相愛的

前人

小說彙刊 目錄

這麼小一個洋車夫.....	陳大悲
馬路上底一幕戲.....	前人
哭中的笑聲.....	前人
命命鳥.....	許地山
愛之謎.....	白序之
幻影.....	前人

雲翳

葉紹鈞

『「一體」這兩個字，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五官，四肢，臟腑，筋骨，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不能分割。有了頭部，缺得了足麼？有了臟腑，缺得了筋骨麼？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那是身體的又一部，止是這廝想，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你若說，伊是我的妻，我是伊的夫，那就錯了，因為同我們題出名詞，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我們原是一體呀。若是打我一下，兩個都感到痛楚；看伊一眼，兩個都覺得光輝；有思想，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有行動，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說「兩個」「混合」「共同」已經不切於實際了。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我們倆絕對沒有。伊就是我，我就是伊，便是強要同我們分割，有什麼效果呢？

『最可憐的，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從極微細的事件裏，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他們硬要講自由，規定兩個的自由權，這一個得到的信，那一個不給代拆。信裏有祕

「密麼？便有秘密，自己還要瞞自己麼？他們全不想，就這麼做了。於是一體分割了。他們反而說，『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兩個之間，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滿意，必待容忍才行，『這是自然律，無可逃避』。誰知造成這自然律的，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他們就有福了。如不信，請看我們。」

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夫妻相合才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以上一番議論，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當朋友問他『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他莊重的臉紅漲着，訥訥地說，聲音沈重，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說他是空想之論，天然是兩個人，怎麼能併爲一個。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實際還是兩體。他就堅毅地答辯，說『這個境界確是有的，你們止須真能體會，便信我言不謬。現在你們駁詰我，你們不是我，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所以無法取信於你們。可是我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的。』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言，以免再事論辯。

孟青作小說很多，大半成於他的寓樓。秋季的一天，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大氣融暖，使人起暮春的感覺。瓶裏的羊腸菊雞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鋪成薄薄的一層，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忽然靈機一轉，他早先搜集的材料，預備作小說的，結構完成了。他就展開稿紙，舉筆寫成以下一篇小說。

無論先生學生，差不多是一個樣子，放了假再做功課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爲別人的。於是平日一切慣行的事全變更了，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結果止獲得一個『無聊』。早上醒來，便想起來吧？更想早起也沒有事，便躺着看帳頂，看了好久好久，以爲時間去得很多了，懶懶地坐起來，看看小鐘或是手錶，還不到平日起身的時刻。起身之後，刷一回牙齒，延了二十分鐘，洗一回臉，延了三十分鐘，對着早餐，似乎並不飢餓，喫他實是多事，但也可以延這麼一二十分鐘，就隨便喫了。回到房間裏，坐上久與爲伴的椅子，覺得有點奇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安適。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看了半行，沒有興味，便翻過幾頁，那知更糟了，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

可厭。止得將書擱在一旁，順手提起筆來，寫什麼字呢？隨便從報紙的殘幅，枯黃色的日課表上看到一字，便照寫一字，寫不到幾個，又想這算什麼呢？——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這時候沒有希望，沒有愉悅，也沒有哀苦，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無聊』包圍於上下四方，如沒入水裏，有掙扎不出的不快之感。

雙十節那一天，學校照例放假。這是個特別的假日，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一早起來便升旗歡呼，布置會場，聯謀聚餐。別的假日總來侵侮他們的，今天是被却退了，但並不完全失敗，他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給他完全佔領了。

符先生早上起來，同別的假日一樣，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坐在書桌前，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從窗間望出去，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假笑，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大家對於這一日便發生快感，強烈而真摯，這也可說是瘋狂的一類。瘋狂是何等地可憐；但是他們那裏覺悟呢？粗豪雜糅的歌聲作了，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符先生聽着，無聊到極點，還是不聽吧？——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一回震盪，便

如周身加一重裹紮，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當得舒服一點；但是刷牙齒，洗臉，看書，寫字都做過了，都沒有效果，不願意再做，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實在有事可做呢。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成爲慣例，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一壁磨墨，一壁凝想。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動他的視線，使他思想不能集中。他就將窗簾下了，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從這封信裏，他開始寫：

『今天光明的陽光，青蒼的雲天，同昨天一樣。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他們都慶祝佳節呢。他們的容笑得變了模樣，喉嚨喊得幾乎啞，四肢軀體都浮漲，走路時呈異樣的態度。人家說起來，這何等熱鬧呀！在我聽着看着，止覺得格外地孤寂。他們和我不相愛，不相了解，他們越熱鬧，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惟有同着你在—起，我就如有了全世界，有一切的喜悅和驕傲。』

他寫到這裏，心想假若此刻真同伊在一起，就可以却退那個敵寇——『無聊』——麼？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小小的書室裏，和伊默對無言時，也曾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信裏的話豈不

是不盡真實了麼？以下又怎麼寫呢？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似空洞，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他這麼想着，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了，或者換過一張信箋，不要這麼說吧？停一會兒再寫吧？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是。每天必寫的信，怎麼可以忽然間斷？沒有寫的必要當然是不通的話。不這麼說，又怎麼說呢？總覺得對伊這麼說是最應當的。停一會兒寫，此刻做什麼呢？況且遲寄了，伊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豈不累伊等待而失望？於是決意續寫下去。他想到伊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我應得問伊一聲，並且好好地安慰伊。他就續寫：

『你說有點兒不爽快，使我急切地想念。這幾天天氣雖好，早晚總有涼意。你起得早中了寒麼？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隨意開了窗麼？最使我難受的，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四百里的相隔，本來算不得什麼，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

『若是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千萬不要容忍，趕快請蘇醫生診治。這不是我的話語，不是我的文字，乃是我的心音。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

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若是早已舒適如常——我祝禱的就是這樣——千萬不要努力學畫，一刻也不肯休息。園裏枇杷樹下，若是天氣晴好的時候，可以多坐一會。在那里看看畫帖，或者諷誦幾首小詩，於你的精神是有益的。菊花想來開得盛了，我很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賞呢。』

他寫到這裏就停了筆，計算歸期應在何日。後天星期五沒有課，星期六止一課，可以託人代授，自然是後天了。這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一頓再折，愈折愈高，轉入低徐而畢。他聽着歌聲，一壁想起行旅的不便；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車座的擁擠，上下的勞頓，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又想，伊有不適，不應當回去看看并且安慰麼？旅程雖然可怕，止得耐着。況且伊何等地盼望着我。若是止說一句空話，我想立刻回家，豈不使伊將疑爲敷衍之詞？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

『你是知道的，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我是全能猜知的。你的 heart 一定笑了，縱使不很爽快，也減去大半了。後天你或者

同上一次一樣，到火車站等我吧？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但是記着，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爽快，就不要走出來，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是很近。

他擱筆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覺得今天的信太短，止寫了兩張半信箋，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這非再寫一點不可，忽然提起筆來，衝動地寫：

『算我現在已到了家，正同你聯坐閒談，豈不有趣？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不，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

他的筆忽然頓住了，彷彿有什麼力在那里按捺的樣子。他須得考慮一下，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於是他將昨夜의 夢細密地溫理一回：月色濃厚的花園裏，齊蹀的草花裁成圖案畫的花紋，中間一大堆菊科的花，他也不知其名，但覺美麗得醉心。他坐在花旁涼椅上，全身浴在月光裏。旁邊坐着一個女子，顏容靜美，難以描寫，潔白而鏤花的上衣，露出嫩紅的膚色；且能辨胸部的漲縮。伊同他談話了，談的是美麗的詩歌，名家的繪畫；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每一句話言使他傾倒。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沒有這回的有意義；人間伴侶的真情懷，惟有這回才真實地交流呢。他

愉快極了，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止覺和伊融而爲一，便是個其大無外的實體，莫窮始終的悠久夢，忽然醒了，他未免起一種懊惜之情。一轉念間，便又自慰，這雖是個夢，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

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他以為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夢是自然來的，但給伊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隨即放下，仍舊在已寫大半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

『花園裏全被着月色，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靜淨美的姿態。一個涼椅，在花叢之旁，差不多神仙的座位。我同你並肩坐着，這是何等的樂事呀！你唱新月之歌，又唱那支小鳥，你的聲音柔美極了。我講起組織新村，講起糾集同志，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你說你能爲新村布置點綴，使他有美術的意味。談了不知多少話，忽聽夜鳥飛鳴，你我才住了口。後來不知怎麼，模模糊糊地記不起了。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麼？』

第四張已有五行了，他重看才寫的一節，自思這個不誠無關緊要；況且惟有這麼寫才使伊歡喜，決定是這樣了，他不復加以思索，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

「今夜有提燈會，到處都有，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你一定不高興看的，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你的瑜！」

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插入信封，寫了地址，封固了，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他呆呆地坐着，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那個敵寇——「無聊」——又猛烈地進攻了。

孟青做完了這篇小說，細密地審讀一過，想付小說雜誌星發表。他忽然想，「篇中」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這句話，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不要自己却違背了這一句。若把這篇發表，伊是愛讀小說——尤其是我的小說——的，立刻可以讀到篇中寫符

先生的心理，原從觀察他人而得。但是太細密了，伊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語？那就糟了，我並沒有這回事，却因一篇小說給伊個引起疑猜的暗示——我對伊不盡出於真誠，我們是一體呀，有一點兒疑猜，便分割了。伊到底要疑猜麼？要，易地以處，我也要……」

他想得非常可怕，似乎這篇一發表，一切幸福都犧牲了。於是決定不發表，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將來總有到伊眼前的一天，這仍是個危險，不如把他毀滅了干淨『擦』的一聲，他手裏的燐寸發火，燒着稿紙。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